

《東華漢學》第 31 期；79-103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0 年 6 月

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之開創價值

張政偉*

【摘要】

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是第一本對歐陽修《詩本義》進行深入探析的學術專著，其先導地位，無庸質疑。該書以文本證據與精細全面的歸納達致研究目的，釐清經學史的重要問題，得出具體可信的研究成果，證明歐陽修《詩本義》為開啟宋代《詩經》學新走向的重要著作。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以文獻對照的方式，論證歐陽修《詩本義》對朱熹《詩集傳》的影響。《詩本義》意義與價值是重要的學術論題，但是裴溥言主要處理的是確定經學史、《詩經》學史的學術傳播、繼承、影響甚至是互文的問題之前，必須證明的關鍵條件。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研究成果具體可信，客觀有據，可謂繼承且實踐民初經學要求科學的研究方法與客觀證據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詩經》學史、民國經學

*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裴溥言（1921-2017），筆名普賢，山東省諸城縣人。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文學士（四川重慶，1946），曾任菲律賓中正學院、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1991年退休後，獲聘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¹其學術專書有《中印文學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經學概述》（開明書局，1972）、《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三民書局，1974）、《集句詩研究初集》（台灣學生書局，1975）、《集句詩研究續集》（台灣學生書局，1979）、《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東大圖書，1981）、《詩經比較研究與欣賞》（台灣學生書局，1983）。另有與其夫糜文開（1908-1983）合著《詩經欣賞與研究（四冊）》（三民書局，1972-1984）。

裴溥言主要研究領域為《詩經》學，畢生撰有專書14種，《詩經》學相關著作過其半。另有《詩經》學期刊論文60餘篇，對臺灣《詩經》學教育與研究具有深遠的影響力。裴普賢《詩經》學著作不僅有賞析評點方面的《詩經欣賞與研究》，亦有深具學術價值的《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基本上裴普賢的著作注重證據，方法明確，有很高的學術價值。²但是學界對裴普賢《詩經》學專著的研究很少，與其學術成就與影響力不侔。³裴普賢學術研究多有開創性質，如《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集

¹ 裴溥言生平、著作主要依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網站所載，http://www.cl.ntu.edu.tw/zh_tw/Members/teacher12/-/%E8%A3%B4%E6%BA%A5%E8%A8%80-67002229，2020/4/30 作者讀取。

² 參見張政偉，〈糜文開、裴溥言《詩經欣賞與研究》之研究方法與價值〉，《興大人文學報》第59期（2017.9），頁165-189；〈裴溥言《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之學術價值〉，《當代儒學研究》第26期（2019.6），頁85-112。論述裴普賢《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詩經欣賞與研究》之學術價值，可供參考。

³ 研究裴普賢《詩經》學的論文有：林宜鈴，《裴普賢的詩經研究探討》（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頁221。論文整理裴普賢《詩經》論著，加以評析，研究文本全面，但是欠缺深入，為概述性質之論文。另

句詩研究》，可謂開該論題研究之先河。另一本具備開創意義的研究專著是《歐陽修詩本義研究》。

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出版之前，研究歐陽修（1007-1072）經學著作的現代學術論文並不多見。較早關於歐陽修經學研究成果的學術論文是1958年3月趙貞信（1902-1989）於《文史哲（山東大學學報）》發表〈歐陽脩對經學上的貢獻〉。這篇論文引證頗見功力，對歐陽修《詩本義》辨駁〈詩序〉、《鄭箋》提出多處例證，並觸及《詩本義》對朱熹（1130-1200）影響的學術論題。⁴何澤恆（1950-）《歐陽脩之經史學》（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鄭騫指導，1976）則由經學、史學二方面闡述歐陽修在學術上的成績。何澤恆〈歐陽修之詩經學〉是臺灣較早研究歐陽修《詩本義》的論文，論述《詩本義》之建樹與特色，然限於篇幅，未能深入。⁵此後有賴炎元（1930-1995）發表〈歐陽修的詩經學〉（《中國國學》，1978.4）；趙制陽（1922-）發表〈歐陽修詩本義評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0.9）。以前人研究成果較少的課題來說，先進行整體描述、概說的工作有其必要性。故此期論文的重點不在於細部問題，而是綜觀式的描繪。

1977年4月，裴溥言完成《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初稿，⁶1980年先由《幼獅學誌》刊出本書第三章〈歐陽修詩本義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⁷次年7月專書刊行。就時間上來說，裴溥言《歐陽修詩本

有前註提及之二篇論文。

⁴ 本文亦收入林慶彰先生主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135-160。

⁵ 何澤恆，〈歐陽修之詩經學〉，《孔孟月刊》第15卷第3期（1976.11），頁18-25。本文另收入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主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頁249-270。該文分為「詩有本末論與擺脫毛鄭以言詩」、「由文學觀點說詩」、「歐陽修說詩前後意見之異同」、「詩序孔子刪詩及國風中淫詩問題」4節。

⁶ 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1），頁180。

⁷ 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幼獅學誌》第16卷第2期（1980.12），頁74-123。

義研究》是第一本研究歐陽修《詩經》學的專著，為此課題研究之奠基者。筆者以為該書之研究成績，應該獲得更多的關注。故本文以《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討論對象，試圖論述其於學術上之創獲、貢獻，期能提供學者撰寫民國經學史之參考。

二、歐陽修於《詩經》學史上的影響問題

裴溥言於《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前言」部分，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她查閱《宋史》，發現竟無述及歐陽修經學成績。《神宗舊史》、《神宗實錄》雖記述歐陽修經學，「可是對於他對《詩經》的主張卻仍無所述」⁸。裴溥言以為「宋元史官只重視他的政事與文章，尤推崇他在宋代古文運動的成就，對他的經學，則取冷淡的態度，或則不以為然而加以惋惜者。」⁹

裴溥言舉《四庫全書總目》、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甘鵬雲（1862-1941）《經學源流考》之論述，以為歐陽修《詩本義》到清代才獲得學界重視，得到經學史上應有的評價。並據此言：「至宋而別解漸生，新義日增，至於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始於歐陽修《詩本義》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這就是歐陽修《詩本義》在《詩經》學歷史上的地位。」¹⁰裴溥言以為：「原來不為人所重視的歐陽修《詩本義》，實有加以專文研究的價值，而研究《詩經》新義，也當從《詩本義》一書開始，遂有此文的撰寫。」¹¹

歐陽修《詩本義》刊行以來，其實質的影響為何？學界又如何為其評價與定位？有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⁸ 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2。

⁹ 同前註。

¹⁰ 同前註，頁3。

¹¹ 同前註。

歐陽修過世後，其子歐陽發（1040-1089）撰寫的〈先公事蹟〉稱：「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易》、《詩》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¹²歐陽發或因其身分，較為保守地評價《詩本義》，以為歐陽修對漢唐舊注保持高度的尊重，以溫和慎重的態度修正不妥適之處。

歐陽修改正辨別的篇幅百餘篇，超過《詩經》篇數三分之一，相對於前人遵守舊說的樣態，更易幅度相當可觀。是以蘇轍（1039-1112）盛讚：「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¹³以為歐陽修對《詩經》舊說進行前所未見的大幅辨正，是其一大「發明」。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後起學者的接受程度、狀況。根據樓鑰（1137-1213）所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為通經者，不過經述《毛》、《鄭》，莫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為說以通之。……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¹⁴樓鑰為孝宗隆興元年（1163）進士，後任翰林學士、侍講，終位居參知政事。他不僅官祿顯貴，也是當時知名的藏書家、學者。因此，樓鑰對歐陽修《詩本義》的評論很值得重視。樓鑰以為歐陽修《詩本義》能針對《毛傳》、《鄭箋》不合理的說解予以辨正，一掃

¹² 宋·歐陽發，〈先公事蹟〉，宋·歐陽修撰，楊家駱主編，《歐陽修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附錄」，頁1380。

¹³ 宋·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宋·歐陽修撰，楊家駱主編，《歐陽修全集》，「附錄」，頁1351。

¹⁴ 引自清·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1979），冊3，卷104，「歐陽氏《毛詩本義》」條，頁2b。

傳統株守回護的解經觀點。另一個優點是《詩本義》直接探究作詩者之意的立場與溫和慎重的態度，能讓讀者接受。樓鑰認為《詩本義》釐正舊說的觀點，影響北宋王安石（1021-1086）、蘇轍、程頤（1033-1107）等學者，啟發宋代《詩經》學研究全新的走向。據《宋元學案》所述，樓鑰私淑朱熹。然此處未提及歐陽修對朱熹等南宋《詩經》學者的影響。彷彿歐陽修《詩本義》的直接影響力僅及於北宋。

南宋周必大（1126-1204）曾整理歐陽修《居士外集》，其於按語稱當時《詩本義》最少有「江本」、「浙本」、「閩本」（以上16卷本）、「蜀本」（15卷本）四版本。¹⁵後有明代16卷本，可能源自宋寧宗（1194-1124在位）之後的宋本。如此，則《詩本義》於南宋最少有四至五種版本流通。明代《詩本義》刻本最少有八種，抄本二種。¹⁶

以版本眾多的情況來看，其傳播應無太多窒礙。但是元、明之朝，歐陽修《詩本義》似頗受冷落。《四庫全書總目》對《詩本義》在後世的名聲不彰頗有感嘆。其引述王弘撰《山志》：「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眾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此書也。」¹⁷楊一清（1454-1530）幼有神童之譽，為

¹⁵ 宋·周必大：「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惟『蜀本』增〈詩解統序〉並〈詩解〉凡九篇，共為一卷。」宋·歐陽修撰，《居士外集》卷10，《歐陽修全集》，頁436。

¹⁶ 關於《詩本義》版本問題，可參見車行健，〈歐陽修詩本義的版本問題〉，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第5輯，頁73-85。另可參王學文，〈歐陽修《詩本義》傳世版本之我見〉，《蘭臺世界》第14期（2010.4），頁72-73；李君華，〈歐陽修《詩本義》卷帙、成書年代及編纂體例研究〉，《新餘學院報》2012年第3期（2012.7）頁63-65。

¹⁷ 清·王弘撰（1622-1702）：「嘉靖時，議以歐陽修從祀孔子廟廡，眾論靡定。世宗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曰：『歐陽修之在宋，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勳業，皆非所論

成化八年（1472）進士。之後於地方多任親民官，轉回中央後長期擔任技術性質較強的職位（戶部尚書、吏部尚書），或許對專門學術不甚熟稔。令人感到訝異的是楊一清為明代頂尖的知識分子，竟不知歐陽修之經學著作，或能道出歐陽修經學在明代的處遇。

《四庫全書總目》感嘆歐陽修《詩本義》後世備受冷落之後，贊其成績：「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¹⁸此處將歐陽修視為宋代《詩經》學推翻舊說，力陳新義學風的先行者。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雖推崇歐陽修《詩本義》啟發宋學研究，但是清代學者對歐陽修的評價隨學術風尚與學者自身經驗差異，而有起伏。¹⁹整體說來，清代《詩經》學者研究焦點集中在三家《詩》、毛《傳》、鄭《箋》、朱熹《詩集傳》，對歐陽修《詩本義》的關注至多僅有心得數語而已。

大陸學者李梅訓（1972-）分析《詩本義》名湮不彰的原因，以為除自身問題外，朱熹《詩集傳》產生強大的替代作用。²⁰歐陽修《詩本義》

也。……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既周詳，意復婉切，深得告君之體。然修卒得從祀。」何本方點校，《山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初集」，卷2，「歐陽文忠」條，頁37。

¹⁸ 清·永瑤、紀昀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經部，卷15，「《詩》類一」，「《毛詩本義》十六卷」條，頁121。

¹⁹ 陳戰峰（1973-）：「清代經學先有漢宋之學的頡頏，後有今古文經的紛爭，雖兼采漢宋、包容今古的學者亦時有湧現，但『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文之分』的基本格局鮮明。《詩本義》在清代思想學術史上褒貶不一、起伏變化的地位，實際也是這種基本格局的間接反映。」《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256。案：所引出自皮錫瑞《經學歷史》。

²⁰ 李梅訓以為歐陽修《詩本義》雖批評〈詩序〉存在許多問題，開啟宋代懷疑《詩經》的研究觀點，但是囿於時代侷限，對〈詩序〉解釋頗多尊重，造成「自相矛盾」狀況，遂使《詩本義》於後世名聲不彰。參見氏著，〈歐陽修詩本義對詩序的批評及影響〉，《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4期（2004.7），頁467-470。李梅訓於另文稱由「自身原

於後世是否寂寥無聞，猶有分說。²¹一個必須思考的情況是：南宋朱熹《詩集傳》刊行後，除本身具備優異的系統性解釋，因成為科舉應試的標準，成為士子學習標的與學術討論重心。宋代眾多《詩經》學專著被其光芒掩蓋，其傳播似乎因此遲滯，影響力大幅降低。

如果樓鑰對歐陽修《詩本義》的評價公允而有所本，如果《四庫全書總目》宣稱歐陽修在觀點與方法上是宋代《詩經》學開創者的論點正確，則被視為宋代《詩經》學里程碑的朱熹《詩集傳》，應直接、間接受到歐陽修《詩本義》的影響。

元末進士，明翰林學士的朱升（1299-1370）曾言：「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修之旨而去〈序〉。」²²此言可視為學術論斷，也可以視為學術論題。朱熹《詩經》學否定舊說之處有無受到歐陽修《詩本義》的啟發、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於「《詩集傳》」條下對此做出回應：「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語錄》。朱升以為用歐陽修之說，殆誤也」。《四庫全書總目》反駁朱升的證據相當有理：根據《朱子語

因」來看，歐陽修文學成就奪目，讓後世研究者忽略其學術成績；其次《詩本義》對〈詩序〉矛盾的態度，讓其影響不彰；再者《詩本義》的著書體例分為「論」與「本義」二部分，欠缺完整性與系統性，影響傳播；最後，歐陽修本人重視時政，對經學、文學欠缺宣揚的熱情。在「時代因素」方面，熙寧八年（1078）王安石主持編修的《三經新義》頒佈天下，產生壟斷影響，排斥《詩本義》的流通與傳播；其次「集注」體的流行讓單一作者的注本、著作在傳播上受到影響；此外，朱熹《詩集傳》產生強大的替代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因時代變化，歷代對學術價值取向也不同。《詩本義》對《詩經》文學性的理解有開啟之功，但是這點要到明、清才逐漸被人所重，至現代對《詩經》文學性質有更清楚的認識，學者對《詩本義》的開創價值才有進一步的論述。參見氏著，〈歐陽修詩本義名湮不彰的原因〉，《社會科學家》第116期（2005.11），頁25-27。案：此二篇論文只有論點，沒有積極論證。僅朱熹《詩集傳》的替代作用可進一步思考，其餘未必如其所言。

²¹ 陳戰峰《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以專章「《詩本義》效果史研究」（頁216-262）闡述宋代至現代《詩本義》的傳播、接受情形，以為歷代皆有學者關注歐陽修《詩本義》，然對其釋義、觀點的接受情形則頗有差異。

²² 引自清·朱彝尊，《經義考》，冊4，卷108，「朱子毛詩集傳」條，頁3a。

錄》記載，朱熹自言受到鄭樵（1104-1162）《詩辨妄》的影響，進而思考〈詩序〉的合理性。²³

《四庫全書總目》描述歐陽修《詩本義》的影響，有些含混。它稱「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卻否定朱升以為歐陽修《詩本義》直接影響朱熹《詩集傳》的論斷。如此，啟發宋代《詩經》學研究新觀點、方法的歐陽修《詩本義》，與宋代最具學思特色的朱熹《詩集傳》，沒有關涉交集。《四庫全書總目》矛盾之處在於將北宋與南宋《詩經》學代表著作，或說影響力、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區分為沒有相應關聯性的二部。若《四庫全書總目》的論述正確，則宋代《詩經》學之「創新」最少有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二種不同的源頭。則二種「創新」在觀點與方法上的差異為何？《四庫全書總目》對後來的經學史研究、論著影響很大。如劉師培（1884-1919）：「宋儒治《詩經》者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與《鄭》立異，不主一家。蘇轍廣其義作《詩經說》，立說專務新奇。」²⁴胡樸安（1878-1947）：「觀其（歐陽修《詩本義》）所言，已開宋人以己意說經之始。嗣後蘇轍作《詩集傳》以廣其義。」²⁵周予同（1898-1981）贊成《四庫全書總目》對歐陽修《詩本義》的評價，²⁶但是對其影響做出更進一步的論述。他認為宋代《詩經》學開創性著作，如鄭樵《詩辨妄》、朱熹《詩集傳》、王柏（1197-1274）《詩疑》皆受到歐陽修的影響。基本上，閱讀歐陽修

²³ 宋·朱熹：「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誤，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朱子語類》，卷 80，「詩一」。

²⁴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 1 冊，頁 18b。收入《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頁 2083。

²⁵ 胡樸安，《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97。

²⁶ 周予同於「《詩經》」部稱：「宋儒治《詩經》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詁毛、鄭，力反東漢以來治《詩》舊習。」《群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收入朱維錚（1936-2012）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57。

《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會發現二者之間有一定且相應的關聯性。朱升明確指出此點，《四庫全書總目》否定這種說法，周予同則肯定朱熹《詩集傳》受到歐陽修《詩本義》影響。然而必須指出：周予同宣稱歐陽修《詩本義》具重大影響的言論，出自課堂講說。嚴格說來，只能算是「意見」，沒有系統性的論述與相當的文獻證據進行論證。²⁷

歐陽修《詩本義》可稱為開啟宋代《詩經》學新走向的重要著作，其以心志探求本義，回歸文本，對毛《傳》、鄭《箋》進行辨正，確實具有先導意義。然而，學術史評價著作的重要標準之一在於其影響力。歐陽修《詩本義》雖在時間軸上取得起始地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對後來《詩經》學著作有無具體影響？此攸關其學術價值與經學史的書寫。過去僅能模糊地揣測歐陽修《詩經》學的影響，直至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才讓此問題有堅實的論據。

三、《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貢獻

裴溥言撰寫《歐陽修詩本義研究》之前，並無研究歐陽修《詩本義》專著。學者對歐陽修在經學史、《詩經》學史的價值與地位多有肯定，卻只能給予印象式的描述。裴溥言以「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為研究論題，以研究《詩本義》全體為主要目標。然因此研究無太多參考資料可稽，則裴溥言必須處理基本問題，方能漸次論及其他問題。《歐陽修詩本義

²⁷ 周予同：「廣義地說：宋學也是經學。它應從歐陽修、王安石等開始。歐陽修《易童子問》，以為『〈繫辭〉以下非孔子作』，這是反對漢、唐之《易》學。另撰有《毛詩本義》，懷疑〈詩序〉的不可靠性。鄭樵《詩辨妄》，罵〈詩序〉是『村野妄人』的作品；朱熹《詩集傳》以為〈詩序〉是假的；元王柏《詩疑》，乾脆把『淫佚之詩』刪去。這些例子都是受到歐陽修的影響。」《中國經學史講義》，收入《周予同經學史論》頁619。案：周予同於1959年開始於上海復旦大學講授「中國經學史」課程。後許道勳（1939-）於1962年為該校研究生，記述周予同講課內容。此《中國經學史講義》為許道勳以自己的筆記為本，參照周予同另一外學生劉修明（1940-）筆記整理而成。

研究》以徐乾學（1631-1694）輯、納蘭成德（1655-1685）校訂「通志堂經解本」（康熙十九年〔1680〕）之歐陽修《詩本義》十五卷（卷末附有「鄭氏詩譜補亡」）為研究文本。全書可分為九章、一附錄，合計十部分。茲以簡要表格概觀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大要：

章名	論述、研究重心	頁碼
〈前言〉	講述著書動機。	頁1-3
〈書名、卷帙與版本〉	查考《詩本義》版本問題。	頁5-7
〈詩本義內容與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歐陽修一一四篇詩本義內容與朱熹詩集傳對照表〉	將《詩本義》1至12卷，共114篇之「本義」與「論」擇要摘出，以表格方式與朱熹《詩集傳》釋義進行對照。	頁9-98
〈詩本義研求詩人本志的方法的探討〉	論述《詩本義》1至12卷之研求詩人本旨的方法。	頁99-101
〈一義解取舍三十二篇的考察：一義解二十篇內容與朱熹詩集傳對照表、取舍義十二篇歐公對毛鄭取舍與朱傳對照表〉	將《詩本義》卷13之「一義解」、「取舍義」列出，以表格方式與朱熹《詩集傳》之取舍進行對照。	頁103-122
〈二論三問的質疑與從闕：學詩本末表〉	研究《詩本義》卷14之「時世論」、「本末論」、「幽問」、「魯問」、「序問」。	頁123-134
〈棄而不用的統解九篇〉	研究《詩本義》卷15之9篇「詩解」。	頁135-140
〈鄭氏詩譜補亡的研究〉	考察《詩本義》卷末「附錄」	頁141-175

	之《鄭氏詩譜補亡》	
〈結語〉	本書研究成果綜述	頁177-180
〈附錄：歐陽修詩本義青蠅篇評析〉 ²⁸	指出歐陽修《詩本義》〈青蠅〉篇之解釋疏失	頁181-184

由上表可知《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首先處理版本問題，之後依照卷次全面性地考察《詩本義》。其中，第三章〈詩本義內容與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歐陽修一一四篇詩本義內容與朱熹詩集傳對照表〉所佔篇幅幾為全書之半。該章以對照的方式，具體而清楚地展示《詩本義》對朱熹《詩集傳》的關係。

針對《四庫全書總目》的論述，裴溥言：「查考後來論歐公經學者，大家只說歐公為宋人對經學舊說立異的開風氣之先者，其《詩本義》似對蘇轍、鄭樵、朱熹、王柏等未生直接影響。僅近人馬宗霍的《中國經學史》於宋之經學篇中，論朱子之學，卻說他：『吳域（《詩補音》）、歐陽修（《毛詩本義》）、呂祖謙（《家塾讀詩記》）之於《詩》，……莫不擇善而從，絕無門戶之見。』惜其語焉不詳，非但朱子對歐公《詩本義》的『擇善而從』的細節不得而知，就是連一個概略也未論及。」²⁹裴溥言於此說明本章研究目的為論證《四庫全書總目》以降，學界長期未釐清歐陽修《詩本義》的影響問題。裴溥言將焦點聚集在《詩集傳》，若能證明二者有高度關連，不僅解決學術問題，還可以更準確地衡斷《詩本義》的學術價值。

《四庫全書總目》以《朱子語類》記載否定朱升的判斷，以為朱熹攻擊〈詩序〉是受到鄭樵的影響。裴溥言引述《朱子語類》關於歐陽修

²⁸ 本書附錄〈歐陽修詩本義青蠅篇評析〉選自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三）》（臺北：三民書局，1986），頁532-536。

²⁹ 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11。

《詩本義》者三條後，³⁰分析其義：「第一條，說歐陽不是老學究，故『《詩》意得之亦多』，而他的毛病，是在把《詩經》當今人的文章般去看了。因此『局促了《詩》意』，尚有貶辭。二、三兩條，則全是褒語：第二條捧歐而貶呂，第三條說歐公對理義大本的復明於世，有先驅作用，並引老蘇之言讚美他，又自己對《詩本義》作總評說：『《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³¹這說明朱熹對《詩本義》的意義與價值有深刻的理解。另外，裴溥言指出朱熹《詩集傳》於〈出車〉篇直接採用《詩本義》的文字。如此，可以確定朱熹對《詩本義》有相當程度的掌握。

為具體說明《詩本義》與《詩集傳》的關連，裴溥言將《詩本義》一至十二卷，共一百一十四篇詩解，擇要列出，以表格的方式與《詩集傳》的釋義逐一對照。之後，得出結論：朱熹《詩集傳》直接採用歐陽修解詩意旨者有二十餘篇，其餘大多為部分採用。³²另外，朱熹不採歐

³⁰ 所引述三條為：第一條：「《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第二條：「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個。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第三條「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朱子語類》卷 80，「詩一」。

³¹ 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 12。

³² 裴普賢：「依上表考察，朱《傳》之採歐公義者，有〈兔置〉、〈野有死麕〉、〈考槃〉、〈氓〉、〈竹竿〉、〈兔爰〉、〈女曰雞鳴〉、〈東方之日〉、〈東門之枌〉、〈鷓鴣〉、〈破斧〉、〈皇皇者華〉、〈出車〉、〈何人斯〉、〈小明〉、〈青蠅〉、〈白華〉、〈文王〉、〈鳧鷖〉、〈瞻卬〉、〈天作〉、〈時邁〉、〈酌〉、〈那〉、〈長發〉等二十餘篇，其餘大多為部分採歐公義。」《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 97。

陽修解《詩》而獨有創新者有七篇，多為朱熹所稱之「淫詩」。不過裴溥言強調朱熹「淫詩」說的觀點，受到歐陽修啟發。³³裴溥言使用歸納文本的方式，全面比對《詩本義》一百一十四篇《詩》解與朱熹《詩集傳》的釋義異同，徵實可信，以完整具體的證據，證明所討論的學術問題。³⁴

裴溥言對《詩本義》與《詩集傳》關連的討論尚有第五章〈一義解取舍三十二篇的考察：一義解二十篇內容與朱熹詩集傳對照表、取舍義十二篇歐公對毛鄭取舍與朱傳對照表〉。本章以《詩本義》第十三卷為研究對象，比對本卷「一義解」、「取舍義」與《詩集傳》釋義異同。

「一義解」僅解釋詩篇中的一章、一句或一字，故名。《詩本義》「一義解」共二十篇，經與《詩集傳》比對後，裴溥言發現歐陽修多僅錄小序首句，甚至刪除其中數字，此為蘇轍詩集傳承襲《詩本義》的例證。另外，「一義解」的二十篇中，朱熹《詩集傳》之釋義與其中十二篇意見相同、相似。³⁵

³³ 裴普賢：「朱《傳》不採歐公意而獨創新說者，僅（〈邶風〉）〈柏舟〉、〈采葛〉、〈丘中有麻〉、〈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褰裳〉、〈子衿〉等數篇，除〈柏舟〉外，其餘均係指為淫詩者。其實朱子的指鄭、衛的若干篇章為淫詩，也自歐公啟之。像〈靜女〉篇歐公即謂『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而朱《傳》從之，僅卒章不採歐公意耳。」《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 97。

³⁴ 陳戰峰：「歐陽修《詩本義》影響方面，學術界比較重視其與朱熹《詩集傳》關係的考察，比較系統的著作是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裴普賢《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集中比核《詩本義》114 首《詩》解與朱熹《詩集傳》的異同，將朱熹受《詩本義》全面影響與局部啟發的詩歌抉擇出來，使《詩本義》的價值得到比較清晰和具體的展示，成為人們研究的重要參考。」《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頁 7-8。

³⁵ 裴普賢：「歐公非但首創僅錄小〈序〉首句之例，影響了蘇轍就小〈序〉僅用首句，而且歐公比蘇轍更澈底，連小〈序〉首句中他認為不必要的字也予刪除了。其次，一義解與朱子《詩集傳》的對照，二十篇朱《傳》全棄《毛》、《鄭》義，其中〈木瓜〉、〈檇兮〉、〈南山有臺〉、〈菁菁者莪〉、〈采芑〉、〈頍弁〉、〈閟宮〉七篇另有意見，〈羔裘〉篇詩義從闕外，其餘十二篇全採歐公，則其比例，較之前十二卷的一一四篇更為多了。」《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 114。

「取舍義」則是專對《毛》、《鄭》不同訓解做出取舍，明其依違。「取舍義」共有十二篇，將之與《詩集傳》對照，得出朱熹與歐陽修取舍不同者僅有一篇。³⁶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之第三章〈詩本義內容與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第五章〈一義解取舍三十二篇的考察〉實為本書主體，前者可視為主要論證，後文可稱是輔助論據，二文以具體完整的證據，讓長久以來對歐陽修《詩本義》的影響不再模糊。可以確定宋代最具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詩經》學著作，的與《詩本義》有著密切的關聯。裴溥言全面比對釋義後發現，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的釋義、解釋方向有很高比例的相似度。這似乎表明宋代《詩經》學如果有所謂的「新派」，則此「新派」在觀點方面並非全面的解放，有仍有一定的「範限」。惟此點可再進一步研究。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有〈詩本義研求詩人本志的方法的探討〉、〈二論三問的質疑與從闕：學詩本末表〉對歐陽修《詩經》學的方法與觀點問題，進行概要式的敘述。另有〈棄而不用之統解九篇〉、〈鄭氏詩譜補亡的研究〉。此四章篇幅不長，但與其他章節形成完整的架構，可稱首尾俱全。

有敘述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成果者，雖承認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重要貢獻，但尖銳的指出該書並未對歐陽修甄別舊說，詮釋意義的方法論問題做出足夠的探究，甚至稱其不足處在於未對《詩本義》進行理論分析。³⁷關於其所提及的「缺失」，已有學者關注。³⁸實際上裴

³⁶ 裴普賢：「十二篇中歐公從《毛》而棄《鄭》者共七篇，棄《毛》而從《鄭》者只五篇，可見歐公還是取《毛》多而取《鄭》少。……朱《傳》對這十二篇的從《毛》從《鄭》，差不多都依歐公而決定。只有最後〈玄鳥〉一篇，卻與歐公取不同的態度，他沒有反對《鄭箋》中讖緯的成分，所以不依歐公的從《毛傳》而改從《鄭箋》了。」《歐陽修詩本義研究》，頁119。

³⁷ 李君華：「研究歐陽修《詩經》學唯一的學術專著是臺灣裴普賢先生的《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此書對《詩本義》16卷進行逐卷論述，書中的重頭戲是通過材料的排比、對照，來論證朱熹《詩集傳》對歐陽修《詩本義》的繼承，該書創獲頗多，論證有力，言必有據，體現了著者紮實的功底和塌

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在於以文獻對照的方式，論證歐陽修《詩本義》對朱熹《詩集傳》的影響。《詩本義》意義與價值當然是重要的學術論題，但是裴溥言主要處理的是確定經學史、《詩經》學史的學術傳播、繼承、影響甚至是互文的問題之前，必須證明的關鍵條件。

宋代《詩經》學最鮮明的特色是在觀點、方法上的新創，被視為典範的代表著作是朱熹《詩集傳》。關於朱熹《詩集傳》的思想與方法上的來源，歷來多根據朱熹自述推因於鄭樵《詩辨妄》的影響。但是，這樣的來源太過單一，至宋代時《詩經》學研究積累千年，根據經學發展

實的學風。可惜的是，著者將重點放在了《詩本義》對後代特別是對朱熹《詩集傳》影響的考察上，而對更核心的問題，如歐陽修對〈序〉、《傳》、《箋》的具體態度、歐陽修《詩經》批評的原則和方法的則用功不夠。」《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頁2。商意盈的批判比較尖銳：「有關歐陽修如何探求《詩》義這一核心問題則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全書187頁，作者只是用了兩頁多的篇幅來簡單論述這個問題。」《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頁1。商意盈似未認知裴溥言處理的是歐陽修《詩本義》傳播、影響的問題，而非該書的理論價值與意義。唐海豔：「臺灣歐陽修《詩經》學研究的重頭戲當數裴普賢先生的《歐陽修詩本義研究》一書。該書逐卷論述《詩本義》，並且通過材料的排比、對照，來論證朱熹《詩集傳》對歐陽修《詩本義》的繼承。裴普賢先生的研究，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開啟了有關歐陽修《詩經》學研究的學術新領域，其不足之處在於對於歐陽修《詩經》學未作理論分析與論述。」《歐陽修詩本義新探》（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緒論：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述評」，頁3。亦見氏著，〈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綜述〉，頁107。

³⁸ 此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趙明媛，《歐陽修詩本義探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車行健，《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陳戰峰，《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以上諸書，能多方探究，闡述意義，很具參考價值。近年大陸地區研究歐陽修《詩本義》學位論文有楊麗萍，《歐陽修《詩本義》詮釋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論文，2007）；白雲嬌，《《詩本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7）；謝亮，《歐陽修《詩本義》的《詩》學思想研究》（淮北：淮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0）；王慶玲，《《詩本義》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戚欣，《從《詩本義》到《詩》本義》（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2）。上述學位論文多由文學理論方面進行闡述，品質良莠不一，備參可也。

歷史，新的觀點與方法出現，或說一部具備典範意義的著作產生，當有多方的因素匯聚方以致之。另一個必須正視的事實是：北宋《詩經》學研究已經產生質變，對漢唐以來的研究進行挑戰與更易。朱熹不僅要面對漢唐以來的研究成果，也要直視北宋在經學的創獲。朱熹不是全盤接受，他提出創新解釋方向（「淫詩說」），據此進行局部修正，進而撼動漢唐解釋。這種創新解釋方向的根本在於直接面對「文本」，探究「本義」。這種啟發來自於鄭樵《詩辨妄》對〈詩序〉的挑戰，更可能來自於北宋經學研究成果，尤其是歐陽修《詩本義》。

朱熹之後，有學者觀察到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之間的關聯性，但是二者之間並無明顯的文字因襲，以致於《四庫全書總目》否定二者之間的關聯，卻又矛盾地賦予二書為宋代《詩經》學「開創」者的地位。直至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將二書進行全面的歸納比對，抽繹關鍵意義與解釋，得出二書之間具備緊密的關聯性。自此，下一步闡釋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關係，乃至於論述北宋與南宋《詩經》學新觀點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才有堅實的論述基礎、條件，不致流於印象、感受式的描寫。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研究成果具體可信，客觀有據，可謂繼承且實踐民初經學要求科學的研究方法與客觀證據的發展方向。

四、結論

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是第一本對歐陽修《詩本義》進行深入探析的學術專著，其先導地位，無庸質疑。其以徵實有信的文獻對照方式，釐清經學史的重要問題，論證出具體清楚的成果，³⁹成為研究經

³⁹ 陳戰峰：「將歐陽修《詩本義》對朱熹《詩集傳》研究的影響揭示得更加具體和鮮明，側面論證了《詩本義》在《詩經》學史上的重要價值。」《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頁8。

學史、《詩經》學史的重要參考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以表格對照方式展現文獻證據，為後來研究者仿效。⁴⁰

朱熹為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撰寫序文中，提及宋代《詩經》學能「用己意，有所發明」，不依傍舊說，而能得《詩》旨。此擺脫舊注的學術源流，來自於北宋的前輩學者，歐陽修名列其中。⁴¹就外緣資料來看，歐陽修對《詩集傳》產生影響。裴溥言的研究則是具體地揭示此種影響，如此則《詩本義》之學術史地位獲得確立。

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發表迄今已三十餘年，以今日經學研究標準來看，似較疏略。但是，其全面性地進行文獻比對，證據井然可信，論述徵實可採，是以前研究成果至今仍廣為學者引用、參考。可以說今日學者能進一步探究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之間的關聯性，⁴²其最重要的依據乃奠基於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的研究成果。由另一個角度看，民國初年學界普遍要求以科學的、現代的、創新的方式研究國學。目標明確，前景動人，但是真正能做出成績的不多。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循民初國學（經學）革新之理念，其問題

⁴⁰ 如陳戰峰《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全書正文共 272 頁，後之附錄一：〈詩本義卷一至卷十二所選錄詩篇及分布統計總表〉（頁 273-278）；附錄二：〈詩本義與三家詩毛詩詩義研究比較詳表（以二南為例）〉（頁 279-310）；附錄三：〈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歐陽氏曰與詩本義比較詳表〉（頁 311-403），則達 131 頁。此種以表格呈現文獻對照的方式，或承自《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而來。

⁴¹ 宋·朱熹：「唐諸儒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第 8 冊，頁 3806。

⁴² 如王倩，〈歐陽修對朱熹詩教思想的影響〉，《教育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2），頁 16-19；傅佳，〈試論朱熹對歐陽修《本末論》的繼承與突破〉，《中典籍文化研究》2012 年第 3 期（2012.6），頁 45-55；秦藎，〈從理性的《詩經》學到理學的《詩經》學——以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為中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16 年第 5 期（2016.10），頁 171-176。

意識、研究方法淵源有自，其開創價值與研究成果似可視為民初經學開創新觀點、方法之延續與代表。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宋〕朱熹，《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 〔宋〕歐陽修著，楊家駱主編，《歐陽修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
- 〔清〕王弘撰著、何本方點校，《山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朱彝尊，《經義考》。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揚州馬氏刻本校刊」影印，1979。
- 〔清〕永瑢、紀昀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主編，《詩經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 林慶彰主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 主編，《經學研究論叢》。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
- 車行健，《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橙詩義論述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
- 周予同，《群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收入朱維錚編校，《周予同經學史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胡樸安，《詩經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陳戰峰，《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新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
- 裴普賢（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研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 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三）》。臺北：三民書局，1986。

（二）期刊論文

- 王學文，〈歐陽修《詩本義》傳世版本之我見〉，《蘭臺世界》14期（2010.4），頁72-73。
- 王倩，〈歐陽修對朱熹詩教思想的影響〉，《教育史研究》2009年第1期（2009.2），頁16-19。
- 何澤恆，〈歐陽修之詩經學〉，《孔孟月刊》15卷3期（1976.11），頁18-25。
- 李君華，〈歐陽修《詩本義》卷帙、成書年代及編纂體例研究〉，《新餘學院報》2012年第3期（2012.7）。
- 李梅訓，〈歐陽修詩本義對詩序的批評及影響〉，《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2卷4期（2004.7），頁467-470。
- ，〈歐陽修詩本義名湮不彰的原因〉，《社會科學家》第116期（2005.11），頁25-27。
- 唐海豔，〈歐陽修詩本義研究綜述〉，《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2010.11），頁106-109。
- 秦秦，〈從理性的《詩經》學到理學的《詩經》學——以歐陽修《詩本義》與朱熹《詩集傳》為中心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2016.10），頁171-176。
- 張政偉，〈糜文開、裴溥言《詩經欣賞與研究》之研究方法與價值〉，《興大人文學報》第59期（2017.9）頁165-189。
- ，〈裴溥言《詩經相同句及其影響》之學術價值〉，《當代儒學研究》第26期（2019.6），頁85-112。

傅佳，〈試論朱熹對歐陽修《本末論》的繼承與突破〉，《中典籍文化研究》2012年第3期（2012.6），頁45-55。

裴普賢(裴溥言)，〈歐陽修詩本義內容及其對宋代詩經學影響的考察〉，《幼獅學誌》第16卷第2期（1980.12），頁74-123。

趙貞信，〈歐陽脩對經學上的貢獻〉，《文史哲（山東大學學報）》1958.3，頁19-28。

趙制陽，〈歐陽修詩本義評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3卷第9期（1980.9），頁75-84。

（三）學位論文

王慶玲，《《詩本義》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

白雲嬌，《《詩本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7。

林宜鈴，《裴普賢的詩經研究探討》，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

李君華，《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08。

唐海豔，《歐陽修詩本義新探》，哈爾濱：黑龍江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0。

商意盈，《歐陽修詩本義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0。

戚欣，《從《詩本義》到《詩》本義》，哈爾濱：黑龍江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2。

楊麗萍，《歐陽修《詩本義》詮釋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論文，2007。

趙明媛，《歐陽修詩本義探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

謝亮，《歐陽修《詩本義》的《詩》學思想研究》，淮北：淮北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10。

三、網路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網站，

<http://homepage.ntu.edu.tw/~chinlit/ch/html/MA3re001.htm>，

2018/8/30。2020/4/30作者讀取。

Selected Bibliography

- Ji Yun. eds., *The catalogue summary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Zhonghua Books, 1997.
- Pei, Puxian, *Study on the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Taipei: Dongda Books Co., Ltd., 1981.
- Chen, Zhanfeng, *A New Study of Ouyang Xiu's The book of od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5.
- Che, Shixing Jian,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Focusing on the Discussion of Ouyang Xiu and Gong Cheng*. Taipei: Lejn Books, 2002.
- Ouyang, Xiu, Yang, Jialuo ed., *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 Taipei: World Books, 1991.
- He, Zeheng, A Study of Ouyang Xiu's The book of odes, *Confucius and Mencius Monthly*, 15(3), 1976. pp. 18-52.
- Zhao, Zhenxin, Ouyang Xiu's Contribution to Classic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15(1958), pp. 19-28.
- Mi, Wenkai., Pei, Puxian, *Appreci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odes*. Taipei: Sanmin Books, 1986.
- Tang, Haiyan, A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Original Research Results of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2010), pp. 106-109.
- Chang, Cheng Wei, The Academic Value of Pei Pu-yan's The Same Sentence in the Book of Odes. and Its Influ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26(2019), pp. 85-112.

The Innovative Value of Pei Pu-Yan
The Study of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Cheng-Wei Chang*

Abstract

Undoubtedly *The Study of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is the first in-depth academic book of this field. This book used a literature-based approach to clarify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s. Proof that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is an important work to open a new trend in the Song Dynasty. One of the important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is its influe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umor is to prove this. This book continues the concept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s source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research methods comes from here. Its pioneering value and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seen as a continuation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early studies of the people.

Keywords: Pei Pu-Yan, *The Study of Ouyang Xiu's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Odes*, History of the Book of Odes, The Classics Study in Republic of China

* Jointly Appointe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ort Promotion And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